吾南集 三

書 共七

吾南先生文集巻之五

書

上華西先生

丁卯十一月二十四日靈光金漢燮謹再拜上書于華西先生座下侍生生居遐南素無讀書修業之自力而且氣質濁駁視聽昧劣年今三十萬不成一非徒抛棄了好歲月其奈皇穹所賦與性命何哉或於靜坐之中責躬奮發曰天生烝民性理之善非厚於古薄於今實於彼虛於我也我自暴棄如是而何爲人也于是之時善端焰生如將莫能禦而猶不能着跟用力未得一步之效者舊習沮敗

新欲熾生而亦無嚴師友訓導我而左右之也古人之所謂年與時馳意與歳去者殆不幸近之矣侍生妄意功名出入京鄉之科闈近十數年而聞於儒雅走卒之言則曰今日朝野山斗之望無如我楊根華西先生何先生之化人衆入人深如是盛耶挽近以來吾道不幸西法熾盛而儒而腸洋名儒而法洋人類而入於禽獸中國而陷於夷狄盖洋種戎狄之醜者也禽獸之尤者也天不悔禍三隅生靈均被其毒而惟我青邱一域雖爲乾淨然其所言洋行洋換面潛踪之類則不知其幾歳月矣不幸去秋敢爾洋醜欲爲肆毒迫我近畿而天佑宗社上下一心兵不血

刃而醜類自戢遠遁生民之福吾道之幸謂如何哉先生
以聰明睿知之資盡格致誠正之學終守林樊遯世無悶
矣遽承 恩命於膺戎之日輿疾奔問罄竭衷曲屢上疏
章而其忠君愛民之誠斥邪扶正之道內修外攘之策燦
然如日中天人人皆得以見之惟所可慨恨者大規模之
盡未採施耳小子得先生之疏本盥手莊讀憮然自歎曰
惟此文丈眞不負我朝家矣遠外欽慕如水滔滔而但地
之相去殆近千里且老母在堂未忍遠離然尊賢好善人
人常性幸生並一世居不越國而如未得一供灑掃之役
於案下則殆若成千古之恨是以今日之來盖欲頓首再

拜一瞻大君子盛德令儀而幸蒙一日之親炙則豈不大於百世下聞風乎古人亦有書贄之禮小子不揆猥越謹以書先納于將命者立于門屏之下恭竢進退焉

上鼓山先生

漢變白小生稟才昏濁自幼雖粗讀聖賢之書而未得一分實效矣今初夏猥忝門屏之下得聞性理之論如冥埴得相從可進步然於明德之說猶有未能釋然于中者故更稟焉盖天之所以與人人之所以得於天者惟理氣二者而已理則仁義禮智之性而古今賢愚同一其性也氣則清濁粹駁有萬不同而知愚賢不肖所以分也明德謂

之理則人我之所同有而其曰明之之功袪其氣質之拘
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之初也若謂之氣則人人不同而不
免有許多分數也章句曰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云爾
則明德之爲理豈不皎然乎且以心言之本是虛靈知覺
底物而道心原於性命之正人心生於形氣之私則今此
明德當屬之道心乎屬之人心乎由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而其未發之體則性也已發之用則情也於性於情不分
本然氣質天理人欲而只以一氣字當明德本色則天之
所與光明正大者不幾於晦塞哉盖太極雖不離於陰陽
而亦不雜乎陰陽而爲言則小生之意亦以爲明德雖不

離乎氣而亦不雜乎氣而爲言其曰虛靈不昧者即光明正大之謂而心之本體自爾虛靈不昧則於此處眞可見天之明命人得以爲德者也夫理爲氣之帥氣爲理之卒徒則明德固可謂帥而不可謂卒徒也理是乘氣流行者而氣是載理之器則明德亦可謂乘氣流行者而不可謂載理之器也或問曰明德者又人人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者也又曰爲大學之敎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未純己雖粗克而有未盡朱夫子若以氣言明德則不必曰人人所同得而且謂其理雖粗復者此非明其明德之云乎語類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又

曰人本來皆具此明德德內便有仁義禮智四者凡此數條皆的指明德之爲理而此外許多言明德處皆一串貫來小生雖自信朱子而以管窺蠡傾自不覺其橫看背馳歟曲賜批誨若何

上鼓山先生

漢燮再拜今月五日族弟台漢回自門屛袖傳去月廿七下書拜手莊讀如承面命謹審秋凉道體對時保重伏仰慰區區下誠近又有呂靜養起居更若何耳順心安不知老之將至者必有人不及知之妙矣遠外景慕無日不勤拏小生奉母窮居僅免菽水之憂而自夏以來汩於兒患

課程一直抛置雖讀了書書我我竟無一分體得之效而乘以疑晦山積殆鹵莽而已每中夜思之第不知此身將作何樣人只自愧汗廢科一節豈足多哉常所懼者若以廢科爲自足而泛過日月終無所成就則非徒爲自棄反負我先生勸勉之深何哉竊惟人之取科其大節不過曰行道而已如小生氣稟極愚學業素昧設或命道極好幸而登科其不足以有爲也明矣蓋量力以行吾斯未信處時以處陋巷自樂此是聖賢已然之迹則爲後學者固當持守勿失而讀古人之書本之于身行之于家則其位育功化之妙亦在是矣何必取科然後乃謂行道也仰以思

之尤覺先生陶鎔之盛德也台漢才鈍年淺聞見寡陋而但率其眞性志操或有可尚處且渠亦言先生盛教累及於廢科豈欺我哉從今絕不赴舉云甚幸甚幸時祭湖南雖未盛行而間亦有行之之家台漢渠以遐居寡聞輕爾失對耳適因李雅便草草冒候伏祝氣體爲道加護以慰瞻仰

上鼓山先生

別幅不迷本心之教敢不書紳小子本非不知心之本色氣也而於淺意若專以一氣字當心說了則似不襯貼於仁義之心本心等處曾與子明有所論說而蓋吾儒與異

端其言心學則一也而異端專以心之作用爲主故其弊也卽認氣爲理而已吾儒以心中所具之理爲主故能精一執中而理爲氣主也小子之見本合如是而非敢曰心卽理也

上蘆沙先生

心經首章附註王魯齋曰原字自外推入知其本有故曰微生字感物而動知其本無故曰危正字私字皆見于外者愚按朱子旣曰或原於性命之正則正字分明是指性命在內之正理也聖賢下一言一字甚極緊着有味而以之字置之於性命與正之間接之爲一句則不可驅出正

字於外也甚明矣魯齋見外之說無乃近涉於舉用而遺
體者乎
尊德性而道問學以大學言之則格致道問學也誠正尊
德性也中庸何以先言尊德性大學何以先言格致乎或
曰知行固有次序則先須道問學而自可尊德性此說何
如愚謂知行相須不可偏廢若道問學時不能尊德性則
是道之也不過爲口耳之記誦也尊德性時不知道問學
則不過爲坐忘頓悟之科臼也且古人直自小學中已涵
養成就所以大學之書以格致爲先也涵養居敬也格致
窮理也豈必先窮理而乃居敬耶居敬卽尊德性也而敬

之一字爲聖學之始終則無論道問學雖某樣事非敬難可做着得一分功效也若無涵養之功而先須道問學自可尊德性云爾則是漢唐之儒擧皆爲聖賢烏其可哉盖尊德性之道不可以一事一物一時一刻而有所間斷也何可以先後論之不審函丈以爲如何

上重菴

前諭明德條今明德以心言則道心也以性言則本性也以情言則天理也於此無間精粗本末插八一毫氣字爭爲長雄則孔子之經文朱子之章句所以苦心發明之意晦矣此與漢變平日所聞於家庭者脗合焉且考先師著

說無非是言尤覺師門授受之無毫髮爽也近觀梅翁文
集以明德專屬之於氣而歷引語類數條以為證寒鄉晩
進安敢容喙於其間而重犯不韙之罪乎然義理者天下
之公也不可以終於泯默敢陳愚見如左從古經傳凡言
德者皆主理以言而明字亦不過德之本色如是光明而
已若專以氣字當之則與德字本義不啻差謬千里以朱
子章句言之但為氣稟所拘云爾則豈可謂氣爲氣之所
拘乎若曰氣爲氣之所拘則非徒不成說話義理恐不如
此且或問曰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小
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

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何可勝言也又曰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觀此德字與氣字相對說下則德之以理而言槩可知矣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則主理而言尤爲明白盖理通氣局故理者人人之所同得而氣者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此則人人之所不同也語類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又曰人本來皆具此明德德內便有仁義禮智四者又曰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多道理

在這裏本是箇明底物事初無暗昧人得之則爲德如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從自家心裏出來又問明德便是仁
義禮智之性否曰便是觀此諸條無氣邊一毫近似底意
思盖讀書者一以朱子爲宗主而着力眞得則諸說之同
異得失有若指諸掌矣陶菴曰合理氣而兼體用虛靈洞
徹光明純粹者而名之曰明德又曰明德本心之謂也心
固氣也氣之本體湛然淸明而已 陶菴說止此 陶翁此說殊覺
聽瑩盖太極雖不離於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
明德亦雖掛搭於氣質而超然專說得理則固不可曰合
理氣而名之矣亦不可以氣字斷之矣栗谷聖學輯要明

德章註只取盧氏之明德只是本心六字第未知盧氏本心之說果與孟子朱子本心之訓同一義意否盧氏只拈出本心二字而小無發明本心之苗脈則此亦可謂淸儒或有謂盧氏本心之說近於釋氏而最爲亂道此說何如盧氏且曰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盖寂者未發也感者已發也虛靈二字似不可以分屬於未發已發矣

人物之性或曰人稟五性物只稟一性或曰虎狼蜂蟻雎鳩鴈行之類只稟一性餘外之物一無所稟焉漢變於此常疑其言之不倫而泣岐於心者有年矣朱子嘗曰謂之性無一物之不得無一理之不具大學或問曰彼賤而爲

物者旣牿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語類曰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之性又曰理者如一寶珠在聖賢則如置在清水中其輝光自然發見在愚不肖如置在濁水中須是澄去泥沙其光方可見至於萬物亦有此理天何嘗不將此理與他只爲氣昏塞如置寶珠於濁泥中不復可見然物類中亦有知君臣母子知祭知時者亦是其中有一線明處然而不能如人者只爲他不能克治但只稟得來小不似人稟得來全耳又曰僅得形氣之偏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生之謂性章集註曰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

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
盖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
之粹然者人與物異語類曰知覺運動人物皆異而其中
却有同處仁義禮智是同而其中却有異處須是仔細看
又曰只是一箇只是氣質不同盖觀此前後之未嘗言其
物只稟一性而但謂其無以充其本體之全不能如人之
粹然而已朱子嘗與人書曰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
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者矣
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能昧者欲
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不

可謂之無是性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又其偏中之偏者故
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
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又曰同中
識其異異中識其同又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
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此前後之訓同
條共貫極爲明白精切盖同中識其異者理同之中識其
氣異也異中識其同者氣異之中識其理同也但物之異
於人者雖理寓於氣而氣則昏濁理故亦隨以偏塞耳程
子亦嘗曰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
有其四至如草木之黄者得土之性多（程子說止此）盖今之以

物謂只稟一性又以爲一無所稟焉者抑有何依據也中庸章句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云爾則無論人物貴賤同稟是氣同稟是氣故同有是理豈有氣以成形而理不賦焉之理陰陽五行雖曰名各不同用各不同其本體之妙未嘗不在也其本體者何謂也卽太極也太極者卽萬物之一本也演以言之則元亨利貞也仁義禮智信也若人獨得健順五常而物不得健順五常則朱子不必以人物二字混言於健順五常也盖人稟五行之秀氣故理隨以正且通物則稟五行之濁氣故理

隨以偏且塞以虎狼蜂蟻雎鳩鴈行候蟲言之虎狼雖稟五氣而木之氣較多故於仁只有一線明處而不能通貫其義禮智信且雖知父子之仁而不能如人之全備仁德而亦無克治修爲之術故不能推去仁民愛物他物亦類是焉此朱子所謂只稟得來小者是也若論其氣則非惟物爲然人亦木氣多者仁較多金氣多者義較多然人則變化氣質有修爲克治之術故可以得其五常中正之道矣是以朱子嘗曰理同氣異四字包涵無限道理栗谷曰理通氣局盖氣局者氣之淸濁粹駁有萬不同也理通者理之周流貫通無物不在也三淵五稜之說似恐涉於混淪

未精然其較於物只稟一性之謂奚啻三十里哉漢燮以無知妄見不知裁言雖日自信朱子而亦未知其反有舛誤否

心最難說漢燮自幼粗讀古人之書而終未得其領要及得先師著說始如瞽之有相而從可進步也今人或專以氣字看心了故至有聖凡心不同之說此大爲未安從古聖賢論心處或有指氣而言或有指理而言後學切不可以執一而槩之矣惟見其所指如何耳然說理處尚多若以爲聖凡心不同則是遺却其本體矣其本體者卽太極也太極之理卽仁義禮智之性也仁義禮智曷有聖凡之不

同耶盖以質言之則火臟爲神明之舍是也以氣言之則湛一虛明是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是也其未發則性也其已發則情也循其本然之理而發皆中節則善也拘於形氣之私而發未中節則惡也盖心者合理氣而兼體用爲一身之主萬化之統者也誠能涵養其本省察其幾以道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堯舜之聖不過如斯而已拘於形氣蔽於物欲而瞀然之間雖或有本心之發不能擴充而戕賊之則凡愚是已爲聖爲凡固由於氣之清濁而其本心則未嘗不同也雖凡庸之人若涵養本原變化氣質則可以爲聖爲賢矣若其不能擴充其善

端哉賦天性者是豈本心之罪哉

上重菴

拜候已闊朔景仰憧憧無日不勤摯春氣政和伏惟道體對時保重嘉陵士友近或來侍無有跋涉之餘憊耶竊聞邦有慶赦云啓行當有日矣遠外欣賀無己漢夔事當趍拜以盡下懷之萬一而有拘未果替送次息愧懼何可言尊丌上所留雅言倘蒙惠寄使此遐陬之志學者講習服行知有吾先師平日苦心發明明天理正人心之功不在於禹下則斯文之幸可勝言哉漢夔曾有所構明洞琴操而辭致短拙不堪聽聞然猥此錄呈伏惟函丈下數轉語

以備異日山中故事則幸甚餘只祝任重加護以慰瞻仰

上重菴

兩度惠書長弟拜讀而又省齋疏本若三綱五常說並親寫加惠牖迷懇到敢不講服以守餘生省兄此疏其忠厚惻怛之意溢於言表而至若扶抑尊攘嚴於鈇鉞寔與潛菴奏章千古並美而其維持人紀有功於斯文則尤有大矣恨不與寰宇同胞講明此義一新聽聞也且盛諭論鄭君祿事可見大君子秉心至公取舍精審盖此兄近日所樹立有補於風化者不些而其爲主人邊則人皆信之矣若鼓山先師九原可作其不曰不可也審矣而至於文集

編次子明數人乃用此手段而漢變謂以論議不同亦在降黜之列我罪伊何只誤後世之公眼活脣而已世或以胡廣之中庸祖述介清排節義之論者比比唱和恬以爲常亦可見世道之大變憂虞之深莫知所以爲諭也見今姤喜來復道體保重伏仰溯區區罙深生間有身痛專拋緒餘而家故又層疊於前日寒漸緊此歲往拜似未遂意古聖人後言之戒爲此生準備語也慚悚何量適因鄙族台漢進謁罄輸衷悃謹不備

上重菴

向拜悤遽思益茹悵殆如物在喉幸因冠山宗人回路歷

訪承閭安候稍以自慰伏惟暮春耆道體起居更若何景
仰罙深漢變返棲依宿惟幸竊有仰懇者瓊之從叔自少
專治功令爲南服巨擘而數奇無成終老草野晩而深悔
棲跡雲林泉石之間以止雲自號日取四子洛閩書熟複
體驗旁及東賢文集靡不研究以此爲究竟家計而天資
沉潛簡重不以事物經心固窮俟命怡然自樂雖謂之一
世善士誠非過語嘗以一未得獲親座下深自慨恨今適
有書玆付乃晦去書意盖先以古道輸其識荊之願且欲
得珍重文字以侈齋顏而要爲服膺之資耳俯諒泚筆若
何餘在乃晦口達

上重菴

鄙錄一鑑問答素以識淺文拙其於措辭之際莫能詳愼精密且緣急遽無漸草率稿本只一時信筆而已所以不成理致者多又有撞觸忌諱者存其義則容或可取而其情則戚矣棄置㪘笥切不欲煩人視聽也自料審矣然於我丈眷愛之深公聽之至不爲取正則一寸愚悃無地可攄故茲敢猥塵崇覽矣批諭諄復無異提耳而其於明理斥邪詳細正嚴敢不感佩但謂之以一出於正則不幾於過情乎惟私幸者株見本領之不至悖妄耳盖學問源頭在於理氣分上而差毫繆千其流弊有不可勝言只根

世之君子雖與並觀爲仁也正以斯道不明故詖滛貨利瀰漫沉溺也直令人苦痛付標諸條謹依教修改而其中容有一二更商者稟呈下誨若何

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其下小註又曰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曰一陰一陽則是所以循環者乃道也見此則一字便是使之之義來諭一是迭運之謂猶是屬氣愚意則以爲迭運固是氣也而已有上面道理使之迭運則一字恐不可偏屬於氣更乞明示焉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以斷天下之疑而大象所謂君子以

三字其要要使人體此而做如此也後之學易者不能觀其象而玩其辭做得眞實工夫而反動輒行筮故愚之謂雖不筮亦無害者欲使其體行務實而抑其瀆神之流弊不得已而爲此言也非曰其專廢閣不筮爲無害也然未免有語病悚仄悚仄

來諭若以最靈做氣看則大錯愚按周子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又按朱子曰人之性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盖人得五行至秀之氣故理無不明其心爲最靈此箇靈字雖不可專做氣看亦不可專離氣看未知座下復以爲如何

大學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格而後知至上既云在則吾心所知之理即在物之理下又云后則物格以物理爲言知至以吾知爲言此便是兩條也愚之前所云云依此經文而解說也非謂其將物我之理判然爲兩部也

若論其至則須用　永曆之號似長漢夏亦嘗與儕友如是商論矣今承下諭亦幸淺見之不甚差誤也

薄斂勸農修兵講武使知有親上死長之義云則雖不露出學校禮義等字而其義已包在其中若不修其孝悌忠信何以知親上死長之義然終不若以學校禮義等語添潤措辭尤爲明白耳

盛論謂但喪中上食是象生也或可澆飯以愚意則禮經及先儒之論無有澆飯之義且以生時言之澆飯非正則何可於上食苟且為之乎

雙紒韜髮之制曾見湖中行之者以黑繒縫合廣數寸自項後繞至額上交之以其餘兩條繞結於髻於項後垂兩條長七八寸以象丱字樣愚謂今之網巾即古之纚制雖雙紒之兒元無不可着網巾之義至若幅巾是冠者初加之服恐為未當於未冠者耳

以顏孟為亞聖二程為大賢云者非有差殊而看也亦非有的見而然也此是一時過去說話偶爾妄發也盛教以

爲高明何據而分此堂陛耶思益罪悚但小學中有顔子孟子亞聖之言先賢亦稱以二程爲大賢處故依此引用而已豈敢有意於故分堂陛也恕原千萬企望

上重菴

數前崔雅便所上書想已登覽矣更伏問體候對時若何景仰彌深世變層出無事不有倭奴數三横行沿海列邑山川道路城郭泉井靡不畫誌云不如不聞言之痛心如使文烈重老在乎今呂其將袖手恬視乎旣云和好此等事勢所必至目下禍故如水益深哀我人斯何以而可免胥溺之患尤不堪瞭憂萬萬漢夔深閉山門一樣依過而

晝看林葩之紅夜聽山泉之響晦翁反招隱古操亦若爲此地準備語也且兒輩與村秀日誦古經聞之不覺胷膈生凉復有何樂代此也學統一部是熊賜履所編其彙分取舍似爲精審而至若魯齋草廬之揮斥不入亦可見其微意攸在而獨於自己莫能反省甘心事虜位至宰輔使許吳復作寧不捧腹健笑乎人之言行相符若是其難也乃晦謂以文丈一欲見此故茲爲付呈或有未盡合義處折衷標示如何

上重菴

便信久閡鬱陶弸中而矧世道日晦無變不生此時山仰

之懷可但飢渴之甚匪意宋友歷訪袖傳惠函冠帶讀之自不覺沉痾去體恨不用此神丹共壽斯民也伏審仲秋氣體〻道康寧慰愜下忱遜志洪兄千里歷險連歲八海其誠篤專一之義令人感歎且其所編衛正新書闡之雖久未由得見那堪離索之恨也漢變夏往秋來百憂叢纏小無陽界生味而新服言之痛寒仍舊云云敢不惟命安以瞽見略有辨答玆敢寫呈其有差處批誨牖迷若何淵翁之疏省兄之書嚴正懇至讀之痛快若非此箇文字何以扶持得一線陽脉耶學統云有盧劉倘得信禠並原冊下惠切企切企

上重菴別紙

朞服惟爲妻杖禫實具三年之體而以今漢變所遭言之去冬經仲子小祥而仍存靈次者以其未大祥而神主不可徑祔于廟也且得以其妻子伸私也然竊思之已雖除服而若通三年不撤靈座而主其祥禫則其體例似反重於杖期也且漢變主嫡婦喪則當依古經註疏長兒不杖無禫而謹按東賢論說則沙溪同春皆以父在則爲妻不杖不禫爲可而尤菴曰父在爲妻不杖期古有其禮矣然家禮不論父在與父亾而通爲杖期杖則禫矣今之行禮者若一遵家禮則無此疑陶菴曰不論父在與否爲妻杖

朞者家禮之文也父在之嫡子爲妻不杖不禫者䟽家之說也愚意欲從家禮也漢變旣得尤陶兩先生所論明據故以今三月欲卜行嫡婦練祀而祝辭則依虞卒哭使長子主之耶旣在祔祭以後則漢變當主之耶抑用攝行例云以舅使長子某耶此亦有先賢異同之論當何所適從然於心終有所未安者父在父爲主則爲其夫者自當厭屈不杖禮也而且家禮不杖期條下楊氏曰父母在則爲妻不杖竊意家禮正文夫爲妻三字是大經說而抑或未及添補其變節歟

上重菴

伏惟孟春之月道體啓居神佑百福門下僉賢列侍閒侃其樂尙何如日夕馳慕甚若飢渴矧小往大來天理常然言念時事奈之何若是仰昊長喟不下漆室嫠憂尤以此引領景仰可但山斗云哉學鄕那間告歸其篤信好學直令人歎羨前呈燭話僭妄莫逃而不甚揮斥且有斤削之教感幸罔喩漢燮去春俾家屬移寓於本縣首陽里去亾兒葬地不滿數里見過悼念彌新此固人情同然否大明洞屋子仍爲諸士友讀書之所而以三九兩月會講爲約晦翁影眞奉安于祠堂若善後則不是小事然那可料必也惟幸讀書種子接跡奮發者間亦有之此豈非大君子

不幸一再南遷而覩德閭風中心悅服自爾致此耶 皇壇五噫賦與大明梅引讀之又讀常不禁血淚交頤古人所謂讀出師表而不下淚是無人心也者正爲此傳神語也去夏偶有鄙居之誌猥此錄呈文雖不成自信感古則深矣願賜一語使首陽草木賁生精彩如何近日猝聞宋丁二友將造門屛撥忙修候語失倫脊主臣主臣淵齋疏本覓之未得當俟後便以呈矣

上重菴

客歲新元致承北行未幾日咸平金哀學卿之弟委訪傳致再昨秋下簡及青城計書千里一信誠如是難晩春以

往聲徽復阻星紀一周室是遠而歎之何哉伏惟和煦神
佑晉德尊體啓居康寧景仰益切南邊旱荒今古罕有溝
壑流散項背相望而傳聞畿右等地得免此患是爲慰幸
示諭中省齋心說是或再數廓柱而近日則謂何雖以漢
變之愚昧不勝驚訝病苦之暇略有爲心說集解僭妄極
矣然終不敢自外擬呈於柯亭門下伏乞丈丈先爲取覽
若其爲悖違道理則卽爲扯沒勿掛他眼若或有可取幸
須修潤以傳之申祝申祝此等文字那敢望回悟碩德主
見而然或狂夫所言聖猶擇之又安知其不可諫也寺溪
疏本晩玆謄呈倘勿之深罪否漢變病故相尋莫暇尋數

而所憎者鬚髮過白眼如霧中而一步不敢生意於遠道自憐奈何首陽精舍記曾蒙泚筆之教喜幸罔喻燭話數條更供愚見批誨如何

上重菴

慈聖禮陟中外普痛伏請新凉神佑潛德氣體頤養萬安令曾抱課業日月就將耶嚮風慕仰無日不勤止堤川聲信近更若何而心說歸正否竊惟此兄自幼佩服師訓自任之重必不爲人所誤而到今携貳者第未知其何見也前呈瞽見集解倘於燕暇省覽斤正耶此是近世儒家大故論議而妄自若許者恩益懍惕漢變薪憂與歲俱深左

脚幾乎痿痺只守空堂咄嘆奈何春間構得數間茅棟於隣近僻寂處尚未訖役庸是擾惱而或得小閒則每誦齋居感興及海呂觀物以舒不平之氣而繼之以歔欷良久也自以爲秦漢以來無有如此兩詩者而觀物全篇卽一部小麟經雖爲汙下豈敢阿好後若有子雲堯夫則必以此言爲不誣也南下知舊年少奄逝者衆而如釆文者尤爲慟悼其見識之正操履之篤更何處得來抑何時運之不淑若是其甚也

上重菴

向於朴妙便修付小札矣想已登照而玆後日富霜風漸

高伏惟道體崇護萬重瞻慕何日敢不任遠悰生衰敗轉甚無日不呻吟而幼孫亦以兩瘧經劇委痛憫憐奈何惟此樵牧空社晨暮間無可對語者而月前學卿遠訪慰此冷寂之懷而留止宿宿讀盡閑邪記疑一篇胷宇開豁如八鄒聖門下聽得好辯章一通矣仁人君子之憂道慨世固其所也而不惟爲親炙者心悅誠服雖百世之下聞風興起亦惡可已也此去金雅乃晦從姪也好學力行味人之所不能味而近日來守月洞屋子韜晦自修訓誨子姪亦可謂豪傑之流也曾未得一供灑掃之役於門下齎恨久矣倘體不倦之教俾爲飮河充量如何

上重菴別紙

故漢帝禪卒 舊書晉安樂公劉禪卒謬矣豈非陳壽私見乎

金國吳乞買廢上皇爲昏德公靖康帝爲重昏侯徙之韓州

上皇卒于金

靖康帝卒于金

右龍門綱鑑大綱書例

按瓊山書法大故未安不足取信朱子旣於綱目特書晉安樂公劉禪卒而瓊山乃反書之以故漢帝其下分註曰舊書晉安樂公劉禪卒謬矣豈非陳壽私見乎被獨不見

綱目而乃敢如此爲說反諉之於陳壽耶抑亦謂綱目書法蹈襲陳壽致此謬誤耶朱子感興詩云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而是以綱目以蜀漢爲正統而於後帝大書其年號四十餘年及其降於魏卒於晉則書之曰晉安樂公觀此則春秋袞鉞之義昭然可見矣朱子豈不審故漢帝書法當否而以晉安樂公若許字輕爾信手乎若以此推之徽欽亦難免晉安樂之例矣瓊山不有先賢定論而妄以己意書之云故漢帝則於徽欽亦書以上皇卒于金靖康帝卒于金者是一例無足怪矣若使朱子生乎今日修整宋史而於徽欽之卒若書之如瓊山之筆則安樂公獨

不呼冕乎或者以爲其在華夷尊攘之義書法不可比同
而以晉之懷愍爲證云爾則此亦有一言可明者如使後
帝遇害於降魏受封之日則朱子其將書之曰魏殺安樂
公劉禪乎必如漢主聰弒帝於平陽之例而曰魏弒故漢
帝也審矣且使懷愍若以天年終於漢則朱子書之別於
晉安樂公之例而以帝卒于平陽等字抑如瓊山之稱徽
欽歟是未可知也此箇義理知非淺末俗見所可與議而
妄率及此不勝惶汗往年比近年少士友迴自門屛獲睹
文丈與數處往復論辨而講論屢回矣昨春武卿來言重
爺聽信人言至於文字證述容有過奬瓊山云此則此間

年少曾於綱鑑只依俙記得金主廢爲昏德公重昏侯一節而未及致詳始末如何率爾妄對之過也且路脩便稀趂未謄呈而爲然也若有語涉瓊山處須命侍執鉛槧人改抹之如何

吾南先生文集卷之五

吾南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

上李黃溪 㙉

漢憂白變無祿己卯六月奄遭先妣喪縷命苟存而日月奔駟終制已久實不堪風木之悲也所謂緒餘離索荒廢夙夜切怛竊計此身之拜侍於座下今幾許歲烏頭之力自驗已盡愧懼何可量伏惟道體康寧令從孫造詣想必已進於高明之域矣遠外景仰曷容名喩竊惟先師立心制事與夫苦心發明者無一非明天理正人心者也見今邪說橫行人獸莫辨不必聖人人人可以能言距之矣矧

在師門後嗣尤不可惕念繼述耶重菴文丈智海之行亦可謂暮年光華何必嗟勞哉所欲陳者何限只此不備伏惟俯諒

上李朗海 烋

拜候遽爾經二霜居常山仰曷容少弛間因仙鄕士友便備聞動止履道貞吉而近住淸溪舊社云年判大無近止之憂人人攸同而竊想處善循理不以貧窶動心則綽有餘裕矣不勝欽服伏惟和煦氣體更若何太歲涒灘見今崇禎五周而明日即萬歲 殉社也雖在尋常餘人猶不堪慨釜𡨋歎如門下扶植陽秋之義其爲感慨尤爲罔涯

矣天厭穢德固其所也而尚玆若爾何哉然此殆難與俗人言爲之瞻吴而己

上李朗海

匪意吴雅大集歷訪山門兼承惠覆至意盈紙感戢冈喩矧又古體長篇莊誦屢回 烈皇盛德大義恍若親睹自不覺涕泗交頣其爲慨古警今有補於世教豈膚淺云爾嘆變亦於是㠯榛苓之思莫能按住有所妄構詩云乎哉敢此錄呈以瀆案下猥率甚矣而其寤歎之出於情思則容或恕之否智海金丈再遷以來便信源源而去月亦往拜則顔髮不小衰可見其定力有素爲之欽服無射間來

兒輩作懷德行尚玆未還仁山與諸處聲息未知何如從后當詳稟矣伏祝道體啓居若序萬重用慰瞻仰餘不敢盡達

與柳穉程 重教

千里迢遞兩曜奔邁人與書俱阻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眞實際語也目今異類邪說充塞橫行使人類駸駸然入於長夜之域豈意陳歐之稿光華之籍復睹於此日也如使賈生生在豈特太息痛哭而止哉重菴文丈以 恩譴南遷智海蹉勞之語正不須爲也見其氣貌無衰可知其定力有非餘人所及傳聞尊兄入處於雪岳云俯仰歔欷

尢不禁戀德之私也伏惟殷春靜體動止味道增重漢亹
罪逆深重去己卯六月奄遭先妣喪不能死滅延過日月
免衰亦久思慕罔極復何逮及近歲僑居于康津北月出
山中大明洞身世益復棲屑而雖或與村秀有所壽數無
異晝鏤良可少也道之云遠邂逅難期有時北望只自悵
缺而已餘只祝為道加護以副遠悰謹不備

與柳穉程

尺字阻信洽五朞半而戀德之私無容食息可弛惟所幸
間因智海便獲聞聲徽稍慰賤忱亦何室遠之有見今陽
復有日伏請靜體軆道貞吉蘗山信候近為若何時專聞

之痛寔秈之一字從古爲禍國之欛柄而好利之弊一至於此東土含生行將糜爛慘不可言而邪說害正根盡日甚如非天縱手段莫可鋤治自有穹壤又一大亂豈有甚於此仰天長喟而已但衣裳復舊士流放釋此粗慰人情耶重菴文丈顔髮不衰尤驗其定力而冷風泥濘千里利涉預切悶慮比歲遐陬初學聞風興起者亦爲不尠而漢變之躬蒙實惠尤不可量從茲疑晦於何取正心隕如失

無以爲喩當此蔑貞之極世道之責重老與老兄誠有不得辭者矣伏乞千萬保重以慰祈望壬午盛疏及綱常說示書社書令人讀之脫然喚醒不覺曲踊而距踴惟恨以

此而不得家喩戶曉也漢變一味憒憒無一奉聞而間與儕類略有云云無異畫鏤良可少也世路百險南北渺然雖書尺邪望其相通臨楮增悵略此不備

與柳穉程

再昨冬有靈巖金姓者率其徒數三冠童來于鄙處而十年讀大學於淮陽山中而今始還家云觀其語色則有妄尊自夸之心先問其親在與否則謂以具慶其徒則居在關北嶺東等地而於重侍慈侍之下亦不歸覲者或三年或五年云自云來時謁於門下及宋淵齋蘇仁山諸丈而且道其蘇丈欣待論學弟本量狹聞甚驚懼不計面生即

以入孝出悌餘力學文與夫讀書爲忠與孝而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等語語及則彼自爲是不肯聽信故終乃嚴辭斥逐噫十年不知親之生死而讀書何爲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其遺親滅倫罪不容誅此等邪學比比有之自誤誤人爲世道之害不可勝旣極可寒心

與柳穉程

慈聖禮陟率溥之痛罔極何言竊聞比歲移寓於堤川山中其幽閒寤寐之樂果或勝似於昭陽江北耶山川悠遠書尺之阻亦已累載矣嚮慕切怛無日不擡首北望霜屋漸高節居九九伏惟道體起居百福當今儒道寢衰門戶

分裂邪說充塞寰宇昏濛而過國韋布之所倚望者重老

與老兄祭酒淵丈數三君子而藥門統緒尤有光焉近間

或者來言老兄有以心與明德分爲物則之說云遠塗傳

傳無乃訛誤耶心常訝鬱茲敢控告詳細賜敎若何漢燮

與病長隣虛度光陰未知邪時少得蘇醒鞭着近裏庶贖

前愆否思盆懍惕餘神昏略此謹不備只祝爲道加護以

慰遠誠

與崔參判 益鉉

漢燮拜白燮生在遐僻曉及於藥山門下未幾遭嶽頹之

痛猥荷重菴省齋諸丈相與之深粗得聞爲學梗槩首尾

數十載講服台監德望如雷灌耳然竟未得以一書自通於座下者非敢有献子之家也但緇衣誠薄愧歎罔喩際玆秋晩伏請侍中體候萬康和愉洞屬不以三公換者亦必盡道矣區區景仰不任拱祝之至漢燮少孤餘生樵牧空山於分所甘外何盡達此去金生謂將進謁門屛故敢將尺書問候得無僭猥耶敬齋箴一本搨呈下領若何餘伏祝台體保重以慰遠忱謹不備

與崔參判

朝野無祿 慈聖陟遐痛隕罔極伏惟霜寒靜養道體若何遠外仰慕無呂不勤止同門生長以疾若未得看書書

宵思惟悚惕無已見今蹄跡橫行之日冠儒服儒者政宜明目張膽救得一半分未盡陽斥而邪說充塞靡哲不愚氣數一亂抑何其甚也惟幸台監與重老數君子維持世紀繼往開來此殆將天意所使乎翹首北望不能奮飛只增忡悒而已餘伏祝台體爲道增重庸副士林之望

答崔叅判

蟄守空堂纔右便信日夕企待矣卽伏承寵牘忙手展緘首見重菴大老奄啓手足之句忽不覺放聲痛哭繼之以仰天長喟也天乎天乎胡爲而欲喪斯文也夫先生之年非不高矣先生之德非不邵矣而然寒威閉九蹄跡交橫

之日碩果不食君子得輿惟先生當此矣天若假之以上
壽則行將見葛戶千門次第以開而遽爾至斯後生末學
安所依歸痛矣痛矣天意攸在誠未可知也伏願閤下深
體藥山授受之訣克念雲潭切磋之義肆力恢張俾斯文
一脉千斤之重不墜於地而如畢公之克成厥終是區區
深祝卽者維旻道體節宣更若何遠外慕仰尤倍平昔丙
子斥和疏本命侍側人瞻惠亦如何生往在丁卯晩及藥
門得聞爲學大方而當此妖邪溢目惟幸不歸於禽獸之
域者是皆重爺省老俯就勸規之力也然質本昏情志不
帥氣所謂緒餘專沒已鼻而徒切離索空疎之憂而已盛

諭闡發擴大之云切非知愚所可彷彿者當仁不讓雖有古訓而過情恥之亦非所戒乎惶愧之至莫知爲辭雲潭襄奉若何經紀道之云遠日月悠悠北望歔欷淚湧如泉未知邦時病脚小差轉達門墻控告此哀否餘只祝爲道增重以慰瞻仰謹不備伏惟鑑納

與宋祭酒 秉璿

漢變愚且不肖居在遐僻雖容有願學之心而志不帥氣弇兼以懦懈未得趍向梗槩而尚鼎鐺有耳艷服令德已夙矣幸月前進拜座下仰瞻德儀又承提警以償高山景行之懷雖昏騃之至心醉誠服自信其所得者不些而尤爲

贊歎功化及人之妙也近日霜氣始肅伏惟道體動止對時康寧令胤侍課何如賤息鳳植俾謁于門下要供灑掃之役伏願大君子深體無類之義不甚揮斥若何先祖墓表旣蒙許可私心感戢不容形喩至於泚筆宜竢早晏裁處而顧今時勢岌岌且計其文字不多庶必須臾運得精力可以草定俯察卑衷於賤息迴下投則幸甚先系若子孫錄雖有舊石之記而漢變之淺慮以爲百世徵信鑑峴山漢水之石終莫如璧經之復出也此意前已仰告設或無前脩己例俾爲小生家計體成一部全文千萬至祝

與宋祭酒

萬歲 殉社招難忽見五周而且今月十九吕陽逝雖在
壽常餘人瞻昊痛傷終不可謾而况老先生心法嫡傳泉
根磨嘆當如何哉客冬崔生便下與賤息書奉讀而墓表
幾至成稿大君子盛德至意令人欽服雖舉族糜粉不知
所以圖報萬一也思齋誄文年紀若舛錯則必是記傳之
有字誤闕疑恐當伏惟和煦道體若序保重令胤侍課彌
篤耶遠外景仰不翅山斗漢變蟄伏窮巷間有疾憂所謂
緒業專役已鼻慚懼不容言賤息素以蒙昧未有絲毫讀
書之力而煩瀆門墻極知僭猥然幸不斥絶循循施誨若
何不備

答鄭國彦 在弼

竊惟吾先師動靜云爲純乎天理爲一世儒宗而漢夔雖無似沒身鑽仰實不下於餘人何敢萌絲毫語逼也明德說話夔淺薄固滯尚未袪株見私自惶悶而已至於與人書多般云云夔實無如是爲言座下不甚揮斥因人施誨若是從容懇至尤可見盛度包荒愛人以德也敢不銘佩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在反求之道不容小緩而吕夕懔懼誠不知措躬之所伏願俯賜德音以濟倒水之漢千萬顒祝

與魏芳瑞 榮馥

暮春仙庄得參禮筵之末觀感所得自量不尠而其快爽底意如入於沂雩同為風浴矣但溝澮無本鄙吝之萌歸後已甚只自浩歎傳聞尊兄與一坊士友又行射禮云尤不覺欽仰存翁遺化幾乎百年而吾兄遵守賁闡以警衰世何其盛也靈芝醴泉良不可誣且時事日甚一日戎醜肆逆國勢岌嶪閭之痛心言之塞氣雖如弟窮蔀朽物生吞犬羊之志無時可熄何以而宗社可保生靈可安乎矧吾兄正大之見其憂道憂世豈他人尋常比哉蓋士當此時富貴功名豈真所願也讀得何書做得何事使此冠帶之族俾免禽獸之歸耶願吾兄下一轉語開此愚衷如何

答金子元 勳

蜂山印役老兄既慫顛本誰欲更爲挑長也盖弟與李相集落在於門生編末者云以明德主理而爲然也弟雖無足玆人百爾反省實無背師之罪兄亦恐以此而目弟耶弟若實有背師之事則豈可以背師之人使之監董印役乎若以學問中見解差違謂之背師則巍巖冠峯亦其背寒水翁之人乎人之處我則何如而我則自盡其道而已於師門之役敢不黽勉始終乎校正公否自有其人非弟之所敢知也此役功費幾至一年而夏間野愚及動萬來留數朔當初於兄意有不滿處則當留止印所與諸同門

商議校讎期於得正可也此之不爲一作來往之後終絕影響視若外事而至於事過反以責人亦未知兄之處義恰好當理否也續集亦果有未盡善處此則伯明難免其責歎惜奈何書尾專役某年月日及尊姪啣此或有激怒於弟而反信手忘之耶甚悚甚悚

與洪汝章 大憲

天禍斯文先生奄棄後輩而逝居諸如駛遽經撤筵攉痛如新不自勝堪尊兄夙承誘掖深蒙奬詡而此時罔涯之痛必有倍於他人矣變生在遐南晚及先師門下未得久承陶鎔之化痛矣痛矣變曾侍易簀之日同爲受服於二

三子之末而歸鄉以來心懺如狂若瞽之失相而倀倀然莫知所之矣今當再諱之辰千里來哭而意或奉尊兄於此時而竟失所圖尤不勝茹悵伏詢暮春侍餘經履做了日新而其推及功化之妙必有令人舞蹈者矣服人家運不淑去月奄遭從叔喪變悲痛何言數年間亦以身病所謂課程一是拋棄眞不過世間一食蠹自憐奈何伏願尊兄勉焉孜孜一以先師心法爲繩墨明天理正人心使先師之道如日中天則如變蒙昧庶可以開睫進脚而不迷趍向矣區區之所望於高明者只此而已

答洪汝章

漢燮白去春惠書秋晩而獲拜備審賢閤違世詎意酷禍何如是遽臻於德門耶遠外驚愕不能已已伏惟伉儷義重悲悼沉痛何可勝任南北涯角末由奔慰而歲華冉經闋制已久夫復何言秋色漸高尊體侍奉神相百福而餘力經課知行輪翼必造至善之域矣區區景仰不任拱祝之至漢燮奉老窮居未得盡歡實爲聖教之罪人而且凡百細屑叢纏于身十寒一曝尚爾未得未知此身將作何樣人耳甚可畏懼去月奄遭從叔母喪悲痛何言盛諭一心上分理氣一理上分心性甚苟不鄙提誨而亦將有爲而發耶燮數年前蘗門之行歷拜明岡任丈而其門下有

一人論吾先師心主理之說曰心者氣之精爽云則華翁主理之見無乃近於陽明乎云任丈默然不答余乃正襟而言曰愚亦嘗聞是論矣華翁論心之說無慮累百言而其意則固以理爲主然其說曰火臟心之形精爽心之氣知覺心之神仁義心之理四者闕一未得爲心云則何嘗單言理乎盖心者一身之主宰則以理謂之主宰可乎以氣謂之主宰可乎其未發則性也已發則情也五常四端是果理乎氣乎夫理主也師也氣客也卒也若以氣之一字當心則是不得爲一身主宰而不過如耳目四肢之各自爲一物身其可哉程子曰心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

言者惟觀其所見如何耳愚亦謂心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華翁心主理之說固爲正當至論而實本於夫子之從心所欲誠意正心孟子之盡心知性仁義之心等說則何可擬之於倡狂自恣之陽明乎云任丈亦以愚說爲然然自後變心甚悚懼或恐先師明天理正人心之大功至德反見誣於人也後生末學無論彼我旣無窮理自得之工篤信人言以先八株守而妄加詆辱世道人心若是不已則將至于何境耶良可懼也伏乞老兄努力進修日星乎昏衢砥柱乎黃流以爲吾道之光也

答李服汝 喜晃

別幅所喩第未知誰某倡倆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盖
讀書者明義理守志節雖或有言遜之時其自感激之意
何可小也若不爾則不過自私其身而已白沙傷勇之說
不當爲援引而尤非今日之所宜言也若如其人所說則
陳歐諸人無乃傷勇之甚者乎此世之人能爲陳歐所爲
則東之漆藍西之碧眼奚售於禮義之俗而亦何患乎聖
學之不明也

答李服汝

理氣互發之說栗翁力辨甚詳固可謂竢百無疑然以愚
見言之其四端七情皆氣發理乘之語於發明理氣之發

與所以發之妙曲盡精詳而於退溪本意則恐未得覷破互細觀其立文主意則四端理發而氣隨之謂發於理而氣未用事也七情氣發而理乘之謂發於氣而理亦在是也退溪本意竊恐不過如是此說似本依樣於道心發於理人心發於氣之訓而但其語勢過重致此顚倒回互耳豈眞以爲理氣有互發底時節而云爾也特以四端七情分對於理氣二字而有此語病盖七情總以言之者也四端則七情中善一邊也其不可兩邊對說如人心道心者甚皎然矣以退溪之正見偶失照勘而然否此誠不可知也尊兄必講究有素矣幸不及緒餘以牖此昏惑如何

退栗兩先正言學踐履精確高明爲後學者惟當平心徐究而雖有小小疑晦處自信己見之未瑩不可遽生詆斥也愚之前所云恐未得覷破退溪本意者意實有在夫發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理乘氣者也氣載理者也栗谷之所謂無論四端與七情皆氣發而理乘之者特以明其發與所以發之妙也若乃退溪之論則其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者恐非指其理氣有互發也四端純善無惡者也此之謂發於理而其氣隨之者謂直出於天理而氣未用事也七情則容或有不善也此之謂發於氣而其理乘之者理氣元不相離雖氣有善惡而理亦

無乎不在也細究其立言本意則大槩恐不過此兩賢主論各有攸屬而所指逈然不同栗谷則統體說也退溪則分開說也然退溪之以四端七情兩下對說而七情則似專主乎氣此皆不可知蓋七情情之總會者也而其發也有爲道義而發者有爲形氣而發者四端卽是道義之發而善情之別名耳推此以究則七情豈可偏屬之於人心乎愚之前稟四端是七情中善一邊而其不可兩邊對說如人心道心者皎然此非愚說乃栗谷之說也此翁之前後苦口極辯無慮累千萬言而其指意則一也吾兄偶未及細考本集耶來諭謂四端卽道心原於性命之正者也

七情即人心發於形氣之私者也此與退溪之見無甚差異栗谷所論則正不如此其與牛溪書曰人心道心則或爲形氣或爲道義其源雖一其流旣歧固不可不分兩邊說下矣若四端七情則有不然者四端是七情之善一邊也七情是四端之總會者也一邊安可與總會者分兩邊相對乎朱子發於理發於氣之說意必有在而今者未得其意只守其說分開拕引則豈不至輾轉失眞乎朱子之意亦不過曰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云爾非曰四端則理先發七情則氣先發也又曰人之性有仁義禮智信五者而已五者之外無他性情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而

已七者之外無他情四端只是善情之別名言七情則四端在其中矣非若人心道心相對立名也旣曰道心則非人心旣曰人心則非道心故可作兩邊說下矣若七情則已包四端在其中不可謂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也烏可分兩邊乎（栗翁說止此）此言明白痛快雖至昏極迷者一見於此如披雲霧而睹青天更無左右佩劒之慮以吾兄之正見知篤信栗翁而其言之相背抑又何故耶來諭又謂四端必由七情而發道心亦由人心而感（盛說止此）此亦可訝四端卽情也何必曰由七情而發而更生層級耶道心則原於性命而性命是仁義禮智之謂也人心生於形氣而

形氣是耳目鼻口四肢之謂也那可以原於性命之正者謂之以亦由形氣之私而感之乎其下又曰人心聽命於道心七情爲用於四端(此亦盛說)盖七情包四端則何可以反爲用四端耶細觀吾兄主意則七情專以氣之一字當之故偏屬之於人心而謂之爲用四端與人心聽命於道心者相爲對擧何其謬誤若是也竊恐吾兄尚未得的見七情之名目條理也栗谷曰夫人之情當喜而喜臨喪而哀見所親而慈愛見理而欲窮之見賢而欲齊之者仁之端也當怒而怒當惡而惡義之端也見尊賢而畏懼者禮之端也當喜怒哀懼之際知其所當喜所當怒所當哀所當

懼(此屬是)又知其所不當喜所不當怒所不當哀所不當懼
者(此屬非)智之端也吾情之發不可枚舉大槩如此若以四
端準于七情惻隱屬愛羞惡屬惡恭敬屬懼是非屬于智
其當喜怒與否之情也七情之外更無四端矣然則四端
專言道心七情合人心道心而言之也與人心道心之自
分兩邊者豈不逈然不同乎(栗翁說止此)此語正爲今日準備
以此見之吾兄之論當乎否乎伏望濯去舊見一以栗翁
之論爲主可也盖聖學以理爲氣主而其大本要領不過
因吾之所同有者發明擴充之也若擇之不精則認理爲
氣認氣爲理者容或無恠或者之以此誣毁兩賢多見其

不知量也何傷於日月乎近世儒賢又有著論而七情之喜怒屬健順愛屬仁惡屬義懼屬禮哀屬智欲屬信此說亦極好深味見之則可知七情之原於性命而其本然則無有不善此之謂四端道心而孟子所云情無有不善者正指此等也其生於形氣而自私陷欲則豈情之本然哉陽動陰靜而所以陽動陰靜者太極也朱子曰太極只是理之一字又曰理無動靜氣何自而有動靜乎栗谷曰無形無爲而爲有形有爲之主者理也止此近世或有不知太極之有本然妙用而以理無爲三字株守己說反以太極認作死物此亦可憂之深蓋此等說話雖似非初學急務

而朱夫子首揭太極圖說於近思之編豈非有爲而然耶此處義理極精密目當紬究體驗方有所得矣豈可以言語容易辨取也

聖學十圖退溪親寫定本而理發氣發之說載之於心統性情下圖此非當時記聞者之差誤甚明矣况於理氣之說指的甚詳而但七情專屬於人心不無差謬若爾則反有甚於退溪之論也此誠俗所謂課身以浴而譏人露臂者也弟本愚昧小無見識而竊有深感於高見之正大與夫不恥下問以有所貢愚而言不知裁冒觸甚多倘包荒牖迷如何妄以己見依樣於退栗心統性情圖而有所增

衍者自知僭率無所逃罪惟特眷愛之深一本寫呈如有未當處詳細批誨期臻大同之域豈非美事哉

許衡之失身先儒論之已詳今不必畫蛇添足而至若以失身失節差殊看則似不然身外無節失身即失節也蓋衡之生不問金末與元初其先乃宋人也且身任聖賢之學仕於犬羊之朝此可羞之甚而其使北方之人知有濂洛關閩之學則衡之功亦不爲小也朱子論王珪魏徵之事曰功罪不可以相掩愚於衡亦云爾未知老兄更以爲如何也

答李服汝

張子曰心統性情
邵子曰性者心之郛郭
程子曰惡亦不可謂非心

此圖可見其苦心累索鑽硏不已此非用力於實地體驗力行之深何以與此然以愚見言之不無可疑者盖心統性情者也性者心中所具之理而未發者也情者性之發而心之用也意者緣情計較商量者也以此言之則情先意後而盛圖之以意反居於情先似失先後之序且陰陽

左右失其方位若攷之於河洛之圖及先後天卦太極圖可洞知矣具衆理一節屬之於情亦甚未穩古人云具衆理性也應萬事情也想吾兄偶失照勘而然也邵子云心者性之郛郭而今此心性二字之相換固知一時筆誤第不揆僭率妄以己意圖之於下方細考批誨之如何古人制字不無義意子母形聲各以類應故性情志意思慮等字皆從心做成而但一心字畫畫如此見得亦似太巧然古人已亦有如此言之者何敢謂其必不然也

陰凝故居右

意

緣情計校商量

審其善惡之幾

性

神

具衆理

明

情

性之發

應萬事

陽動故居左

性

意

情

志

欲惡愛懼哀怒喜

此南塘所著心統性情圖而載之於經義記聞錄弟見此已久不能詳記而其大槩則如斯後便當模呈原本矣

志者情發而直向者也志陽而意陰故此翁亦着志字於下畫之直上處者想必取直向之義而象炎上之陽也耶

答李服汝

向拜承惠緘備審道體對時萬重閤儀一綏慰賀曷已近又連得信禠詳聞多少其喜豁可但如秋風客之聞蓬流消息已㦤時奇言之痛心此際人生生不如死何以而可

免於禽獸之域耶主和賣國之禍至于此極而天理人倫已以沉晦竊料非當世第一等流難可下手如吾儕山間朽陋之物雖無有絲毫裨補之策而秉彝攸同其爲憤激那可禁也漢變自盛旻以來心神煩鬱殆同飮暑只待秋風之蘇幸奉惠寄瓊韻吟哦久之自不覺胷膈生凉宿祟頓祛對症良劑一何神哉感荷無己構得拙詞以謝盛意豈曰報也誠木果也以來月望日欲行飮禮須掃萬責臨俾此窮峽草木增生精采千萬企仰山圖累度懇請如有可得之方得之當因便付呈矣餘在續后不備上

答李服汝

彼西教文字變不曾見一言一句不見而揣度論斷雖似
妄也而然以風外所聞言之彼之所主者大槩貨色而已
當此寰宇昏亂之時人之所知覺者惟人心邊追逐故率
皆駸駸然入於彼教矣若三代聖王作而在上則彼之片
帆安敢橫行於海內而售其無倫之說哉信手書此不覺
長唄彼西之法醜差特甚不足與呶呶辨破而但彼之所
指開闢之年不過中國殷武丁時云者以吾儒所見則固
爲健笑而以彼類言之則自是實事何以知其然也譬如
有二人於此一人自鷄鳴後早起備經寅卯辰巳間事一
人才到午後覺睡起曰天始開明其所見始適然耳何可

記得睡覺以前時節耶此何故盖天地之化皆從中起故開闢之後必也有人始生於中國聖神相繼造作書契而今天下書皆同文以此知中國爲天下萬物之始也殷武丁時已過一元午會之中而左陽正西轉之時也彼區區小島始生人類不容爲恠以此而指謂開闢彼之所見然也何知有中國人物之生已爲五萬餘年乎且曰以黃土造成一男子名曰亞黨以生人類天下萬國之始祖云者欺天罔人醜辱特甚其所以造成黃土者又是何人耶李白詩文康所謂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者卽彼教之傳受茶飯也大呵大呵此等說話寧不若不聞之爲愈也世

之與彼打成一片俯首流涎抑獨何心近間又有一種怪鬼之輩託於讀書乘時跳梁語人心術者比肩相望誠可寒心如聖人復起安得不苦口嚴斥也

答李敬述 孝植

星田秋別遽已五周而思之猶若隔宿事樵牧空山徒切離索之憂而每誦無田甫田之詩矣今晩夏因宋村官使便獲拜惠翰滿心珍荷不下促席伏審經體百福仰慰無數頭鬢盡白精臥神昏此是老去者公道謂之何哉更無望桑榆之收兄雖自道而實爲弟準備語也兄與弟以同戊當此中身而如兄篤實之資踐履之工必如河南老子

所云老而好學尤可愛也者而弟則愚騃如一莫能知四十九年之非終亦無聞而已星田信息漠未得聞鬱陶無已黃澗兄魯衛侍節近爲若何篤守齋尹丈喪逝聞極驚愕斯文不幸孰此爲甚遠外病蟄莫能奔哭此豈情理云哉慰疏兄或得便傳致否來書與艮齋兄往復首末提論甚悉尤仰盛見之益精也不道故舊固是忠厚義諦而兄旣有教弟雖駑下敢不貢愚盖吾先師平日惓愛期待於子明者儘何如而剟易簀時遺託子明亦同門之所共聞知也先哲云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彼終若無反省之道而厭聞朋儕規過則未知其可也且以先師文

集事言之當初校正經出誰手而反以謂全不成樣不堪示人耶門生篇略略添補此是野愚諸賢商量所更定而子明亦同時參見者也倘或以此不滿意而云然否變以無似猥忝監列終始是役而不敢加减一字至於續集格例一依原集詳愼收定矣及其印訖柳伯明直以己私妄添數三處間張煩瑣爲甚若者其張數次第之重複則可知矣可嘆可嘆尤所痛恨者年譜一卷野愚丈命變以同家狀印出故期欲告戒伯明受子明容囑終是莫肯設若其爲校本或有未盡精詳處則子明當極意同訂並時發梓道理至可而乃不此之爲視若他人家事而反爲從中

陰敗其心所在誠未可知也言不知裁覼縷及此王臣主臣弟比歲以來病故日壽莫理緒餘而再昨冬見仲子夭折去夏又遭冢婦喪未幾月又哭女孫此何禍厄若是甚酷悲蹙痛悼無以爲言然此皆變之平日積不善攸致夫何懟尤今春俾家屬僑寓于本縣首陽里賤身留在大明洞巖屋與十數冠童略事尋數而其所云云無異畫鏤良可少也顧今蹄跡橫行乾綱人紀日以晦蝕而讀書種子落落如晨星天乎人乎痛苦痛苦白首同病握叙無期臨楮貢懷不勝於悒只伏希加護定力壁立千仞以慰遠邇士友之望

與田子明 還

櫂夏一別思之若三歲今際玆秋氣淸高尤不禁戀德之私也伏詢服候何以支安閒居味道直方交養計應有造極之妙矣高山仰止竊爲高明誦之倘示及緖餘以警昏懶耶性爲心宰之說先賢已立定論在後生固當篤信而但愚見素昧不能無訝故玆敢控陳苟未之深思而然耶盖心統性情而爲一身之主宰則其曰性爲心宰者語義恐似倒置性卽理也究其本義不過曰理爲一心之主宰云爾然心能檢性性不能檢心而且宰者宰制之義也以性爲心之所具之理未發之體則可宰制之義則無乃過

垂與詳細批評如何師門曾所詔漢藏文字謄本以呈幸收入於編帙之中耶書贈刊役近或告訖否五賢粹言若次第成就則斯文之幸益復何如哉漢變親候粗安萬幸而但離索空山坐過時月雖間有看書之暇無異畫鏤其貧我師友之期望何哉愧悚增深存齋集師門旣許其校正感幸而高明亦必祭助矣望須努力俾此窮鄉倍生光榮如何餘不備伏冀爲道護重以慰遠悰

與田子明

心最難說變素無體驗自己之力徒爲蹈襲前人之言欲窮其理欲盡其妙反不亦難乎誠俗所謂外䑛西苽者不

知裏面有甚滋味也然竊嘗聞之從古聖賢許多說心處有單指理而言有單指氣而言有合理與氣而言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切不可以執一而槩之也明矣盖心者合理與氣而虛靈知覺而爲一身之主宰者也該誠神備體用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言其本體之所具則理也言其妙用之不測則神也言其精爽則氣也言其火臟則形也形氣神理四者闕一不得謂之心然其主宰之妙則在乎理而不在乎氣何者理無形而氣有形理無爲而氣有爲無形無爲而爲有形有爲之主者理也有形有爲而爲無形無爲之器者氣也是以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

機者正謂此也今承來書莊讀累回竊有所可疑者盖理爲氣主四字此是千古聖賢傳授心法誰敢有異言乎但今若揆之以爲性爲心宰之對證恐未襯貼無乃高明以心爲都不關涉於理而專以一氣字當之也耶若然則惟却宰心而先賢所謂惟心無對者可謂贅言烏其可哉非惟此也仁義之心本心良心等說節節滯礙都爲說不去矣以高明之正見偶失照勘而然耶世間粗讀聖賢之書者誰不曰理爲氣主而若或揆之於不當揆之地則名義一差末流之弊正爲不些心若果是氣而已則古人何以盛言心字而至於喚做爲天君乎鄙意則不若於一心上

看得理爲氣主則名正言順都爲無事耳來諭主宰二字字同而用異謂心爲性宰者從流行處指其能運用此理而言謂性爲心宰者就源頭處指其爲氣所本而言也盛說此止若爾則源頭處理爲氣之主宰流行處氣爲理之主宰歟性爲心宰之心旣看之以氣則心爲性宰之心亦氣也豈有以氣反爲理之主宰之理歟此尤不敢知願高明更熟思之蓋性者心中所具之本體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包性情而主宰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曰心妙性情之德妙者是主宰運用之謂也今若心性分劈兩段互爲主宰云爾則是心性二歧而理氣互主也道理恐不如此

心外無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知所諭則微有心外有性之語稍若心合理與氣看而以理爲氣之主則原來不必有性爲心宰之說而正如此者獨氣之一字爲之祟耳此處義理極精微正宜着心看高明所引氣之流行性爲之主此氣字非單指心也泛言理爲氣主也故其下又曰性之流行心爲之主此處可見心爲性主理爲氣主之妙矣非謂有性爲心主心爲性主兩時節也理爲氣主諸般說話箇箇恰好而至於心性分開太甚一屬於理一屬於氣者抑何歟蓋人徒知心固氣也而不知心之爲心其重在乎理故反視至尊無對之天君降同編伍如有言心學心法者必引聖人本天釋氏本心之說以折之此不過以心爲氣之一物故也如是則古人開口何以便說心

字而亦有心經之卷子乎心則一也而吾儒釋氏之所主不同吾儒主理故也（心上看得理爲氣主）釋氏主氣故也（心上只爲不見天理）何者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而吾儒則此心未發之前常存敬畏而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此心已發之際卽加省察而其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貫乎動靜而其主宰之妙則存養省察也是以其知覺也原於性命之正者則擴而充之生於形氣之私者則宰而制之常以道心爲一身之主者卽惟精惟一之謂也萬古心法豈有加於此哉此所謂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聖人本天者正如是心外求別樣豈有天理乎）釋氏則妄認天性而不知仁義禮智之根於心徒以知覺爲性

而猖狂自恣少無省察之功故不免流於自私是則只爲
不見此心所具之理而以作用之氣爲主者也釋氏本心者正如是
此心字指其氣之自用也是以朱子嘗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
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只是無揀擇底心此言直看破他
心所處也蓋心之乘氣而動譬如人之乘馬而行一人乘
馬出門之際御之以其道直向正路上去時或有走向於
曲逕荊榛之間卽爲按轡加策迴入於正路而后乃已此
則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也一人不問是如何爲正路如何
爲曲逕而只信馬足雖崎險荊棘之中奔馳出沒而謂馬
之行固當如是此則認氣爲理認賊爲子也主理主氣差

毫謬千而儒釋之判果不若是乎來諭試就自心上體察此心自用時其發果無差否盛說止此此段誠極有力其警誨至意敢不服膺蓋心比性微有迹比氣自然又靈合理與氣故能神明不測有主宰之妙故比性微有迹比氣又靈若以形氣神理四字細分性卽理也心卽神也氣充體者也形成質者也說了則惟一神字可以當心故曾以此說稟于師門卽蒙印可自後只自篤信不復有異也老洲集尚今未得見果未知立言本意是如何而省齋書亦未知其主意措辭爲如何耳只恨窮處寡陋而已

答田子明

漢燮拜謝竊料俗離不應是世外靈境而夢不識路徒勞

切但今者又賜辱問先施之能何遠之有正爲執事準備
語也感荷感荷伏審靜體味道增重殊慰賤忱際玆陽復
動止更若何示諭許說條牖迷至再尤荷盛度之包荒不
已鄙意曾以爲孝悌忠信仁義禮讓八箇字雖聖人之盡
性至命無以加此而今以粹言觀之許氏之說無他曲折
措辭而直曰孝悌忠信仁義禮讓而亡國敗家者皆是也
雖未知此言有甚有爲而發而然與堯舜之道孝悌夫子
之主忠信與夫亦有仁義禮讓爲國似一切相反敗亡皆
是字果爲着題乎如以天姿雖至美而識見不足則甚害
事也云爾則有何不可若晦翁栗九三先生言之恐不如

是下語也來書謂二先生之見是不及於來書所言之理而然哉者是何言也執事之一言足以牖此昏惑而重引先正爲之擡頭甚悚甚悚晦翁兩條語各有攸當謹玆聞命耳語失倫脊星田信候近爲若何漢變荒廢日甚只堪自憐外何煩冗

與洪恩伯 在龜

蘗山治任嚮哭遽已十有五霜而思之猶若隔晨事南北渺茫自貽伊阻勢也奈何丙子斥和盛疏非直爲宗社大計寔扶持宇宙之棟樑而令李氏繼作至誠懇惻九死靡悔其爲明天理正人心於陳歐尤有光矣自顧卑劣斃

體守空舘未得執策趍下而其所山仰豈下餘人且重菴
文丈南遷有年身困道亨公論固不待百世自定憑聞執
事不憚遠若累爲八海其事一之誠令人感服而適與漢
變往候時一未相當同志一會亦有數存悵缺何容言見
今陽德初復壽闈定省和愉盡歡閒居味道所造若何嚮
風馳溸不任賤忱漢變不肖無福去己卯奄遭先妣喪痛
隕罔極而縷命苟延年進業退每中夜恖惟不覺愧汗餘
何盡溷略此不備

答洪恩伯

尾詢二條尤以仰認高見之出人倍萬而如弟愚昧雖欲

容喙有何見得而乃爾乎聾如瞽如啞如躄如八箇字愚亦嘗聞矣第未知其全翁本意之有在而意者與四勿同一義諦而非欲其絕外物而爲己私如吾兄所道也且田子明云爲大槩擧世習知盖公論不待來百而自定何須呶呶爲說哉漢變亦嘗以明德主理見斥於子明久矣而至于今只自含默耳有問無答於心未安故略此及之恕諒如何

答洪愚伯

漢變拜昨辛卯晩春因雲潭便祇獲承庚寅四月十二日所出寵翰道之云遠一信相間誠如是難矣微不必說詳

細引據須同提耳雖如夔之厚敝脫然如大寐喚醒也竊謂先師華西先生說心主理族百無疑而詎意矛盾之病生於門墻之內耶心甚訝欝歲華如駛獻發已久伏惟道體啓居神佑百福遠外景仰不任憧憧重爺寫照之舉實斯文大慶而其通文務安朴雅來傳鄙居仍輸示于近邑士友而助臂之力未得成樣愧赧曷已盖鄙邊素以遐荒專沒趍向而一自智海匯所以後覿德聞風讀書種子呂以類聚大君子功化之妙焉可誣也若奉眞家如臨皐比風聲攸曁觀感興起想必倍昔矣惟願執事與同志收議勿以僻下而遐棄如何漢燮連歲所得只一病字而所謂

緒業荒廢甚矣悵愧何言曾有妄爲心說集解呈于重爺
案下矣的未知到今存與否也閒侍之暇以此稟告若爲
見存則取考之若何餘只祝爲道增重以副遠邇士友之
望

答柳聖存 基一

天喪斯文重菴老爺奄棄後學後學將安所依歸天乎仁
矣胡寧忍斯凡吾後死者惟當謹守遺訓成法以畢餘生
可也此外夫有何說前便惠覆感謝罔喩伏審侍歡增憂
道況深造室何遠有無甚差殊於合席承誨也漢變不學
便衰賤疴彌留而自聞凶報神精昏塞無以爲心盖此生

之受賜同寖尊兄之亦已稔知也路脩病苦莫能奔哭勢雖云然而豈其人情之所堪忍乎區區之書寔所深祝者惟吾華西先師傳授心法昭如日星而省齋之中道改見抑未知其何以也更無可望而今重翁不幸見背惟勉台丈及遯志與老兄數三君子幸爾無恙與之同寅協力俾一世胥溺之類期臻於維新則世道之幸何可勝量臨楮冲悵莫能盡達伏惟統會

與奇會一 宇萬

國哀此是無古大變主和賣國之禍至于此極而國勢岌業日甚一日曾謂環東土數千里無尺寸之兵縱此犬羊

醜類橫行肆逆路無忌憚如是甚言念時事豈特痛哭流涕寧欲鑽地而入不恐有間也竊鄙書生空言無施雖知寸膠莫能止黃河之濁而秉彝激發自不可遏晝宵忿恨殆不能寐何以而宗社可護生靈可安使此冠帶之族得免禽獸之域耶矧在尊兄繼述之義憂道憂國豈他人尋常比哉卽欲趨拜得聞至論而身以飲暑餘祟未得遂意歎如之何樟役不有間斷耶當此邪說徧滿之日俾先師正大文字嘉惠後學期於天理人心煥然復明則其爲世道之幸豈云小補之也只祝爲道加護以副景仰

與奇會一

說翁文集重鋟是斯文大慶而老兄殫誠校讎冗令人欽服如弟淺管曾或參座焉敢贊一而然區區所慨惜者嶺本至帙追到於剞劂告訖之際未得一新編類又有闕漏此恐未安而 列聖賜祭文之附於續集與年譜結尾亦有商量可議者望須老兄掃萬枉臨更加監正俾完大役如何略此不備

與奇會一

便迴敬承惠覆備審尊體啓居比有所愼遠外貢慮不已伏惟數來幸勿藥有喜耶弟亦以路憊多日呻痛宿祟兼發良可苦憐今此梁兄之造於仙庄也未得蠅附喘歎奈

之何刊役編摩己經吾兄佔俾如弟之淺管安敢容喙而
敢恃平素盛眷覼縷陳說重犯不韙厚恕包荒而勿罪乎
否弟之前書所云多所闕漏此恐未安者未免輕率妄言
愚益惶愧盖嶺湖二本詳略不同而今此刊板依湖本爲
之而嶺本中弘文館啓辭一條言行錄中數十條旣無於
湖本又闕於續集而筵中記事二條亦附於續集編中此
是愚見之未解得者也湖本則原無序與跋所撰第未知
經出誰手而嶺本有尤翁之序玄石之跋而視湖本其編
次文字加詳且備後輩之尤當篤信而不容輕易存拔者
也嶺本旣經兩先生校監而布世行公爲三百餘年則當

此重刊一新之際嶺本已行文字似不可以續集稱云而
但拘於財力已刊之板不得已施行則先生遺詩及啓辭
記事言行雜錄所闕諸條各以類附於已刊之下則縱未
免失次苟簡而不猶愈於標題以續集而或有刪闕者乎
栗谷集曾有外別二集而後合爲全書尤菴集曾有二本
而後加廣搜今爲大全此有諸賢文集之已例可據則靜
翁文字曾或有續集今爲合編未爲不可而剟原本所有
諸條何必以附于續集乎且 列聖朝賜祭文統合一編
揭于附錄首篇亦爲允當而年譜原本之記年記事次第
續八亦不可闕者也千慮一得亦非如愚之所可擬議而

其在老兄洪量巍度不害涓埃之受八也望須俯察焉餘外煩猥亦在士允兄口悉謹此不備

與宋燦五 鍾雲

月前拜摯惠覆感荷罔喩謹審省餘德候萬重何等慰仰近聞故山啓行已爲踰月炎潦長程何以利涉耶尊大庭光岳陞拜天眷隆摯慶賀無已變服云云寧欲尚寐無聰此亦氣數使然耶如漢變愚下者無以爲心山外一步不欲強出而但祭先謁墓與居家常着不容無上服只一深衣之外恐無好方老兄如何講定耶因便示及以牖迷昏則幸何可言秋來鄉飮之約都歸虛境而從玆以往合席

渺無期望浩歎奈何神州陸沉之後幸周禮在魯見今異類充斥邪說蔑貞一線陽脉無地可尋而滋無可盡之理惟願體道貞吉以副士林之望焉黃流砥柱昏衢日星竊爲誦之自餘神撓謹不備

答朴應瑞 在麟

仙庄文會曾曰月幾何寒花翠栢無時不依依於夢寐之際而每誦室是遠而忽玆料表華宗來造甫委訪寂寞之濱感銘罔喻而兼承寵翰其爲珍荷可但百朋之錫哉忙手圭復不覺沉痾頓祛也伏審陽復靜體頤養對時保重仰慰無數雲潭千里視若戶庭何其老而益壯也慕賢之

誠好學之篤一此可想尤不勝健賀且羨重老之道學名節實間世鮮儔而其影眞模寫亦斯文一大慶也凡有血氣者孰不欽仰哉漢變身積不善乙酉冬哭仲子且以賤疾累歲轉苦略無陽界好況自憐不已明春辱枉之敎感謝僕僕然此豈七旬老人所易辦得哉異日漢變庶或少瘉如作永平之行則當歷謁門墻以展襞積矣矧有尊命乎餘適擾都閣謹不備只冀照納

與李致道 秉謙

愼獨齋曰吉祭乃正祭而父子易代祖先祧遷是何等盛禮耶曾謂居喪墨衰而行吉祭乎時祭或可攝行吉祭祧

遷不可攝也以此語證之令再從哀後喪未闋其前喪吉祭不可行也明矣昔尼尹於最長房葬後祧主卽遷于次長房而尤菴數稱於答人之問以其長房與宗子有間而三年內廢祭爲未安故也尊從祖考本以長房且喪期已盡而錐拘於後喪不得行吉祭兩世祧主當遷于次長房而夠改題焚黃等節莫重且大何待後喪之闋耶遞遷時告祝次長房似當主之

答族弟民受 禾澤

春間遠遊旣莫得遂願而山齋唔寐丹巖黃江之勝無時不依依矣匪意俊姪歷訪兼拜翰命中心爽豁便若沈痾

祛體也恭審維夏體宇動止視篆萬康慰賀何斗俊侄司勇寢郎美啣慶榮極矣以吾累世寒門遽蒙恩渥感祝罔涯若何而圖報萬一耶盛教仰認其謙恭知足而然飲水者自知冷煖何用問人也古人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盖學優而仕是常事也仕優而學是難行也竊念此姪年未及幼學而今忽筮仕誠非可願之事也小學中所謂朋友以仕進相招溺而不返心始荒而不治與夫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不幸也此等格言政爲初學準備砭藥也但齋郎本是祿仕閒官而無行道之責者也供職之暇一味讀書則何不可之有惟可憂者以年少役覺若迫逐於繁

華之隊沉汨於貨色之塲則出身權輿淵氷在前望須戒
飭加勉臨履之工千萬丕宜煩猥及此休責如何

答宋致承 鎭鳳

初夏夫山會事爲兩所魔未得奉接德儀懸懸不已後因
便禮得聞尊駕適到於弟旋之後尤庸悵缺匪意李友進
夏甫委到牟陽印所傳致惠書拜讀累回感不可言亦何
有室遠之歎也伏惟庚炎經體萬重近理何書已有胸
生凉之趣否世路百險人理幾熄此正有志者惕然奮發
拔流俗學古道俾扶一線陽脉不墜於地可也聞以吾兄
之正見猶未能擺脫俗習令從學者做時文此雖出於强

副人意而其不誠則甚矣旨期則以古人待人以俗流不亦殆且薄乎雖小技曲藝之師其不廢彀率繩墨也審矣柱己循人已有損壞於自修之道又焉敢望作人之效江山花鳥之奮征戍游俠之詠果於養正進修之方益乎否乎横渠所謂四益中誤人之戒兄亦體念已熟矣如弟空踈無一可說而猶以此迂闊之言皷塵於座下者苟非相與之深敢乃爾乎惟願千萬自愛以古人爲師法俾作奔流一砥柱爲吾黨之表正甚幸甚幸弟歸家屬頁行德尚存無日不昏倒只以其無定力而然歎如之何餘謹不備

與宋致承

竊有猥屑奉告者近有異跡之人頻頻來留于月林誠邪之說喧藉相傳此或有些脉耶朋友之道貴於相規若飾非拒諫則不知早絕之爲愈也

答金景三 在坵

寒泉雪月永夕逍遙者計今幾歲幾歲以來常因胤友委訪承問安候慰足面敵除玆早炎焦惱奉讀手命辭意懇到逈出常格無異得瓊液石膏滌盡熱腸也玉音無遐感荷猶緩語恭審侍體百福伏賀切切世間事此衰則彼盛理所固然顧今寰宇昏濛蹄跡橫行莫之禁止者政由於聖學不明利欲熾盛也一線陽脉掃地幾絕吁可勝言惟

讀書者所大患特未能立志耳若立志之篤則庶可馴致於眞知實踐而縱使流俗衆咻妖邪異說百方鼓鬧詎足以亂吾方寸哉令胤經業緒餘未敢知所造何境而其願學趨向之正不爲外物所奪則審矣且庭訓若是嚴切何患不有成就至若從知愚者壽數殆同借聽視於聾瞽也還切愧悶漢變比歲纍遭慘變又經重病昏者愈昏塞者愈塞而保在陽界者只一虛軀殼自憐奈何且移寓海曲身世益摟屑悵無可言日旱太甚年近大無物情頓變何辜于天貴庄水源本活能免此灾否餘神昏紙短不戩謝禮

與崔德汝 潤粲

近來事變有耳誠不欲聞有口誠不忍向人開說只自仰天長喟處洞處變之道何以得善而文谷集板本移奉於賁中云此是的言耶望須盡心愛護焉洋醜之自遁誠朝野之大慶幸草茅賤士雖不能出謀衞社而立心以寧死不入於彼法爲主則不但不負國家亦聖門之徒也雖知吾兄素所講定於此等義理而猶煩瑣告之者寔出於相愛之誼而亦爲加警於砥柱也呵呵

答李進夏 三遠

盛課以家故未專云爲之闕歎盖讀書非別件事欲明其

所當行之理也若有家間疾憂則殫誠調治餘力以讀此實心爲學也不顧家故之緊歇而徒爾能讀則有何益於進修之方哉知而不行非眞知也望須慥慥努力輪翼並進以副期望焉

答金亨善 希璐

別錄所論文廟祝號旣是千餘載華東所同則後之誦法者誰敢更容他說而然嘉靖會典云云亦不可謂專無意見盖中古稱周公以先聖稱夫子以先師祀之于學宮矣于後不祀周公而只稱夫子以先聖而祀之至唐明皇始稱文宣王其實非尊夫子也乃貶之也何者明皇以其祖

老子爲太上玄帝而於夫子則謂之以王降列於老子下一等此豈尊慕夫子者耶大抵帝王二字三古以上無少等差而自嬴秦以後帝則天子也王則諸侯也彼明皇者以吾夫子便作老子之臣役其羞辱極矣後來無一人知此義者言之痛若若使明皇實欲尊夫子則何不稱之以帝同於自己而反稱下一等王字耶後之人不深究明皇本意以文宣王王字視同文王武王之王故有謂以周王臣子今遽稱王在天之靈豈不未安等許多說矣盖夫子之德與天地同其大以萬歲爲士後世以天子禮祀夫子有何不可乎旣以天子禮祀之則雖謂之帝亦無不可而

三代王字便同帝號也周子通書中王祀云云如曰以天子禮祀之也盛諭周公祀西伯於明堂以下語恐非可援據者更商之如何

答丁采文 炳序

面叙未幾手札沓至深荷不鄙謹審邇來侍彩增慶而工業造詣之深溢於紙面喜何可掬惟望一此爲度慥慥不已則當下進步處自有無限好田地幸勿以人廢言如何年來儕友間頗有誦說高明志學云愚亦信之而已苟或立志不篤則鮮不爲傍人之所挽止與流俗之所搖奪矣惟於此箇路頭判得生死則雖賁育莫能奪之蓋爲仁由

已而由人乎𢩊千萬深體力行勿忘勿忘記下質愚識淺無足見益於世而歲去時馳將成枯落悲歎奈之何餘不敢多談只希努力進修以副期望謹不備

答尹士奎 任琢

國恤因山前文廟停祀非有壓尊而然特以示變也社稷則不然者孟子其不曰社稷爲重耶當此處變之日地祇人鬼亦或有別也座下所疑無乃以文廟是通守內崇奉則若不可以國家私故有所變常而云爾耶更思之如何人家有蒙恩慶而旣告於廟則不必再告於墓者或說恐是是以禮家諸論有告廟之辭而無告墓之文也先世追

贈者親盡而後焚黃於墓前若以此例推之亦可知矣著有君喪則不敢持私服者是古禮然也而 本朝旣許伸私喪則遭生父喪者當着喪服而朞而除則當以白衣白笠持君服可也何敢以遽着緇笠緇帶乎時俗所謂心制者無喪服而以伸心喪也來諭變此心制之服則可謂非喪人者恐未深思雖表著白衣白冠若不飮酒食肉而處於外堂以盡心喪則於禮於情俱當矣當此朝野俱素之時諉以心制獨着緇色於心安乎心所未安禮之所無也瞽見若是亦不敢自信更回教如何

答金贊炯 永燮

曰令異類妖邪懷襄宇內靡哲不愚載胥及溺莫可以隻手可援惟幸吾勉菴淵齋兩老秉執大義扶植人紀俾此陽脉一線尚存天意所在庶亦可知也高明能拔流俗就正有道從玆以往益恢心力以居敬窮理踐實爲畢生家計如何勉翁詩所云道非高遠在日用卽其門只得吾身好何關九字昏此兩句眞爲學者之大補良劑也調服久久則自當見效矣

答玄士明 在昇

大學篇題孔氏之遺書云者誠如盛諭所引虛齋之說蓋經一章是孔子之言也其傳十章則曾子傳經之意也故

以孔氏三字統稱之非以有歷尊之處故也
明德是心統性情云者盛見得之矣古人亦以此言之然
心有人心道心性有本然氣質情有天理人欲此等處最
宜詳玩明辨不可草草含糊看過也盖明德以心言則道
心也非人心也以性言則本然也非氣質也以情言則天
理也非人欲也道心與本然天理云者是理乎氣乎執此
以究則槩可知矣聖賢之學不出乎理爲氣主四字若明
德屬之於氣則其不可也甚矣聖人豈有明氣之學乎古
人言心有指全體主宰說者曰心爲太極曰天君恭然是
也有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說者曰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

陽是也有就中分開說者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是也有單指理而說者曰仁義之心是也有單指氣而說者曰氣之精爽是也有指血肉而說者曰火臟爲神明之舍是也若此說話不止十百爲後學者當隨文徐觀惟究其所指如何切不可以執一而槩之也盖心以形言則火臟也以氣言則精爽也以神言則知覺也以理言則仁義也形氣神理四者闕一不可以爲心也高明以爲如何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是各具一太極之謂也太極者本然之妙也五行雖有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之不同而其本然之妙則無乎不在也以天地言之天健地順雖若不同而

健順卽一太極也以天地謂有二性可乎以朱子一寶珠之說觀之非惟天地五行凡兩間生生之物莫不具有一太極也若就中條理分開說則健順仁義禮智名各不同意各不同而遂以此謂非本然之性則甚不可程子曰旣曰性則性無不具五常之性物無不具五常之性此說正明快耳若禽獸不得五常云則禽獸是無性之物乎旣有性云則外乎五常而更有何別性乎若兼氣質言之則非惟人物有偏全之異人與人亦自不同是以夫子曰性相近也世之人於五行之各一其性多以氣質之性當之故尤翁亦嘗甚病之且三淵各是氣一是性之說諸賢亦以

爲善後學只篤信可也竊料盖各字大段着力看故謂之氣質之性與夫禽獸不得五常云者其病脉似發乎此願賢者着眼詳究如何

答玄士明

向稟明德說略陳愚見矣高明回批臚列與鄙意大相矛盾而以爲愚於恩急之間不得盡究其實云此亦太恕之言慚悚特甚愚素昧識何敢開喙執管與之較長乎然學問之道有不知則不敢措玆以更瀆僭心熟究焉愚則以明德主理而言高明則主氣而言此二說必有一誤者矣愚不敢自以爲是而竊惟天之所與人之所得莫明德爲

大而學問宗旨亦莫此爲大也盖近來氣學甚盛遂使天
理日晦人心日喪莫之能救中國而淪於夷狄人類而入
於禽獸此必然之勢也愚爲此甚懼焉
來諭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其非道心乎云此愚所未可知
孟子旣曰志者氣之帥也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此志
字卽心字之變文也此箇心字非指理而言乎義與道卽
道心之謂也浩然之氣卽夾助乎道義者也孟子何嘗以
浩然之氣直謂道心乎高明雖以愚爲不信孟子之言而
以愚見之竊恐高明似不善讀孟子矣更取浩然章詳味
思繹如何

來諭道心之爲心亦非異件物事有時乎由仁義而發愚意有時乎三字恐有語病卽墨抹似可朱夫子於中庸序旣以原於性命之正者謂之道心則性命之正非指理而何性命之正卽健順五常之德也道心卽四端七情之發皆中節者也盖道心主理而言人心主氣而言故朱子又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二者之間卽理氣之別也本心之正卽單理之謂也其下又曰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謂氣聽命於理也此道心云者卽孟子所謂仁義之心側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良心本心而言則雖殊而其指理

則一也聖賢所訓如是詳盡爲後學者宜無左右佩劒之
嘆而高明直以道心爲氣則於孟子中許多仁義之心本
心及中庸序道心等說何如看過耶
來諭謂明德當看理與氣亦甚便宜其下又謂此明德則
就理上單指氣者也前則旣混淪無分說了後則又直截
硬定說了觀其主意明德不過曰氣而已盖理氣元不相
離而亦不相雜故就不離上亦有指其不雜者言之也愚
則此明德就氣上指理而言高明則就理上指氣而言此
其相乘之甚也高明以所得乎天之得字看之以氣而以
或問中得其正且通者爲人一節爲證此雖似然而但思

之未精耳盖天之所賦者明命也人之所得者明德也在天曰明命在人曰明德而其實一也其曰明命豈非天命之謂性耶或問曰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執此究之其所得之明德是健順仁義禮智之理乎抑魂魄五臟百骸之氣乎必不待多言而渙然冰釋矣盖明德無他焉健順五常之德具於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而及其隨處感見粲然有條如事親而仁之理發而爲愛從兄而義之理發而爲悌如過宗廟而禮之理發而爲恭敬當事物而智之理發而爲是非之類是也此德明之則家國天下治且

平矣此德不明則家國天下莫能治平矣若曰明其氣云
則氣是何物而能修齊治平乎惟人則得其氣之正且通
者故其性爲最貴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然正且
通之中不無淸濁粹駁之不齊故君子志氣如神德無不
明庶民旣拘於氣稟又蔽於物欲不能皆有知其性之所
有而全之也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因其所發
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初者卽所得於天之光明正大之
本體也其所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贊化育者不外於是焉
此則吾人所獨而非禽獸之所可與議也何者人得氣之
正且通故所賦之理亦正且通動植則得氣之偏且塞故

所賦之理亦隨以偏且塞不能有以通貫乎本體之全徒觀其理之原而謂禽獸亦同明德則亦不通之論也徒執其氣之分殊而以明德直謂之氣則亦不可也高明雖自信以爲知是朱子章句本義云而愚恐章句本義與盛說不同明德若是氣也則朱子何以曰但爲氣稟所拘云爾乎讀之之法先熟讀白文繼之以朱子訓釋詳細參考而不可以己見附會牽合謂以本意如此也不惟自己之不實反或誣逼古人何哉

來諭謂以愚之所謂明德以情言則天理云者第未知其所諭爲如何云盖情上亦有天理人欲之分其原於性命

之正則天理也拘於形氣之私則人欲也今此明德以情
言則天理也非人欲也有何可疑也
來諭若使此情謂渾然天理而已則惟當冲漠而已寂然
而已安有發之之時乎云此情渾然天理而已云者本非
愚之所言也亦不敢知其所指如何而蓋非大人以上純
乎天理者難可以語此情也且細觀其立言本意則天理
惟冲漠而已寂然而已無有發之之時若爾則太極直一
死物耳何以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而爲萬化萬物之根
本樞紐乎有體則有用雖冲漠無眹而萬象森然已具雖
寂然不動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渾然天理惟冲漠寂然

而安有發之之說高明從何處而得來乎其大槩想必不過曰理無發用而氣自發用也亦不思之甚矣仁發而爲惻隱義發而爲羞惡禮發而爲辭讓智發而爲是非仁義禮智非理而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理之所發而何小學亦曰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豈無理之言而聖人言之來諭謂指其所以發者而曰理則可指其直發者而曰理則甚不可當因其所發之發是指直發者也非指所以發者也盛說止此高明於理氣上見得大綱則好而猶未能精細研究故許多葛藤皆從此處出來而遂以明德之發認以爲氣者不過曰發者氣也而已愚於是乎尤不勝其慨然

也盖理乘氣者也氣載理者也非氣雖不能發其爲發之之主宰者卽所以然之理也譬如人乘馬者也馬載人者也非馬雖不能行其爲行之之主宰者人也今見人之乘馬以行而謂之人乘馬可乎謂之馬載人可乎如高明所論徒見所行之馬而不見所乘之人也烏其可乎馬順人意而由正路而行者人心聽命於道心者也馬不順人意而走於曲徑荊棘之中者是氣稟反拘蔽明德者也今此明德之發雖乘其機以動而其本體則所得乎天之理也非兼言其氣之發也不可以發之一字直把明德認氣也審矣且朱子於小學題辭論語首章及大學此章以復其

初三字屢言之初是性善之謂也明德之謂也性善與明德豈可以異様各件物看之可乎惟願平心徐究勿以先入爲主而窮盡其理造諸其極則何幸如之愚荷相知之深支蔓及此倘不以人廢言如何

答朴子善 熙云

地殆三舍屢者枉顧寔出望外幸賢者不置此漢於忘域又玆書訊無乃過厚耶但書末請言雖出於問於不能之至義顧此愚昧有何一半分所得而說及他人哉此與借視聽於瞽聾奚異也歲華如駛遽爾夏届恭請侍學節度近更如何憑聞執事上重菴別紙旨道有八病云非惟執

事人孰無病若知如此是病則便不如此是藥也竊恐執事之病所祟則驕吝也八者之相因交攻理勢固然古聖有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盖吾輩淺劣才讀數十卷書便自髙大其病誠難醫也此非菖蒲茯苓如干草劑所可補治迨其病痼之未深急急下手以敬畏謙遜爲和中之方日日調服略不間斷勿以小愈而止如許幾十年庶可見效勿委以庸醫常談而試服之如何此漢之病若錄之則非止爲八然莫能自治而讓與神丹妙方於別人慚愧冗切餘神昏不戩